

BREAKING
AWAY

我 从 不 曾
说 爱 你
▽ 下



谢楼南
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我 从 不 曾
说 爱 你

谢楼南 著

BREAKING AWAY

下

 中国出版集团
 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从不曾说爱你 / 谢楼南著. —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 2014. 5

ISBN 978-7-5143-2724-3

I. ①我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6379号



责任编辑	杨学庆
出版发行	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	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	100011
电 话	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	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	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	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620mm×960mm 1/16
印 张	37.75
版 次	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43-2724-3
定 价	52.00元 (全两册)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目 录

CONTENTS

Chapter 25 /299

多少人会有这种经历，不得不看着最爱的人受苦，却不能替他分担。

Chapter 26 /314

凡是相爱的人，都会觉得幸福，这么美好的东西，真的可能存在吗？

Chapter 27 /331

当白头到老成为一种奢望，她也不过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匆匆过客而已。

Chapter 28 /346

那些刻在心上的伤痕，无论再如何想掩盖，还是会穿透时间，踏歌而来。

Chapter 29 /364

从他倒下的那一刻开始，世界与她而言，只是一场刑罚。

Chapter 30 /379

他仍旧拥有着温暖的目光，她只认为那是理所当然。

Chapter 31 /394

有时候承认自己爱着什么人，比承认别人爱着自己，还要简单许多。

Chapter 32 /409

窗外透进来的白色日光下，他月白衣襟半掩。

Chapter 33 /423

琴声里没有过多浓烈的情感，却带着深深的眷恋和细腻感怀。

Chapter 34 /437

哪怕他会将他们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，她也无悔亦无惧。

Chapter 35 /453

她的目光，那样坚定明亮，让他只看一眼，就不忍再离开。

Chapter 36 /468

和她相遇，一定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事情。

Chapter 37 /481

家庭、爱他的妻子，他从未敢奢望。可不知不觉间，都已成真。

Chapter 38 /496

他在那个时候，就已经对她许下了那样惊心动魄的诺言。

Chapter 39 /513

那些绝望，他终究还是冲破了它们，也就冲破了曾经无解的悲剧。

Chapter 40 /528

他清楚地知道，他爱的人是谁，而他的爱人，同样也是如此地爱着他。

Chapter 41 /543

她是他心爱的人，所以她无论对他做什么，都会给他的生命全新的意义。

Chapter 42 /558

这一生即使羁旅穷年，如游子远归，但得一人，守一世安宁，足矣。

番外一：与梦三生 /575

夜色中的桃花，悄然绽放满树，漫天繁花尽头，是他们重逢在彼世的身影。

番外二：很遥远的以后 /586

他轻叹了声，笑了笑说：“小月，男主人在哪里？”

Chapter 25

多少人会有这种经历，不得不看着最爱的人受苦，却不能替他分担。

下意识伸手搂住他的身体，苏季觉得自己的身体又开始颤抖，抱着他有些茫然地喊：“远宁？”

墨远宁扶着她的手臂撑住身体，定了定神后说：“已经有人潜进来了。”

苏季又是一愣，她毕竟很少处理这种突发情况，大脑的思维也跟不上他的速度。

更何况她看到墨远宁又开始吐血，就已经快急疯了。

墨远宁看出她的焦急，低声安慰：“没关系，这里是中国领事馆，他们不会做得太夸张。”

不会太夸张就已经害他吐血了，夸张一点会怎么样？

她抱着他的身体，镇定一下，然后开口说：“我们去医院。”

误用抗凝剂可能造成严重的出血不止，更何况是墨远宁现在的情况。

而消除抗凝剂作用的药品不算常规药，领事馆内肯定不会备下的，他们必须去医院，不然墨远宁得不到及时的治疗。

墨远宁却看着她笑了下：“他们就是希望我们去医院。”

只要他们离开中国领事馆，Michelle 就有机会重新将他们抓获……Michelle 还不想置他于死地，这点他非常清楚。

内出血让他感觉精力和体力都在不断流失，他轻闭上眼睛，半靠在苏季身上，让自己能更集中精力，思考一下现今的状况。

那个年轻的卫生兵肯定不是 Michelle 的人，即使她再神通广大，也没有办法渗透到体制相对封闭的中国军队内部去。

那么往他注射的药物里添加了抗凝剂的，就一定另有其人，能做到这一点，这个人必定是和他们一起，或者说紧跟着他们进入领事馆内部的。

然后他偷听了他们在这个房间里的谈话内容，再潜入医药室，将准备好的抗凝剂，加入他将被注射的药物中。

能做到这一步，证明他们还未到领事馆时，那边就已经做好了应对策略，想用这种方法把他们逼出领事馆。

他这么想着，觉得喉间有些发痒，就侧头轻咳了咳。

他自己没有觉察出什么，却感觉到身边的人身体发僵了一下，接着他听到她颤抖得更加厉害的声音：“远宁……”

他睁开眼睛，就看到她抬起手来擦他的唇角，眼中早就有了泪光。

她的手指也有些颤抖，仿佛是怕碰坏什么一样，轻柔地从他唇边擦过，他这才感觉到那里正有什么液体在缓慢地滑过。

努力对她笑了下，他的声音却比之前更加喑哑低微：“没什么，出血罢了。”

苏季小心地去擦他唇边溢出的鲜血，可那细细的血流却像擦不断一样，不断地冒出来。

她深吸了口气，加重了语气：“我们去医院。”

墨远宁却没有回答她，他只是用一种太过平静的目光看着她。

那目光太温柔也有太多无法言喻的情绪，苏季只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就突然警觉，她下意识地说：“不行！我们要一起回去！”

也许是四年间实在有太多的时候心意相通，只需要看到他的目光，她就知道他做了某种决定：必须要舍弃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必定会舍弃他自己。

她看着他的眼睛，努力说服他：“你看，远宁……我们好不容易摆脱了 Michelle 的控制，接我们回国的飞机再有几个小时就到了，我们马上就会安全的。只要我们现在去医院，先给你止血，然后等待飞机来了，我们就立刻

登机撤离，很容易的对不对？”

她说完，又深吸了口气：“远宁，既然到了这里，我不会一个人回去的……无论生离还是死别，都不要！”

她也许自己都没有注意到，她说出这句话时，眼睛中的光彩，坚定纯粹到吓人。

墨远宁看着她笑了笑，他能感觉到自己在逐渐变得虚弱，内出血不像外伤那样外在症状明显，可失血还是能迅速降低一个人的体能和行动力。

更何况他的状态原本就不太好？

他不知道潜入领事馆内的人是谁，但行动如此干脆利落，效率如此之高，除了寥寥几人外，没人能做到。

这也是苏季为什么没有被直接伤害的原因——Merle 对苏季有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怜惜，同样是受组织严格培训的杀手，他能感觉到这一点。

不然当初在游艇上，即使 Michelle 的子弹打偏，枪法一流的 Merle 却没有理由不补枪。

他知道自己不应该如此，可此刻他却庆幸 Merle 对苏季怀有一种也许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特殊情愫。

不然的话，苏季很有可能早就被暗杀了。

他想着，又轻咳了几下，从身体内部翻涌上来的咸腥液体有些不受控制，让他的喉咙有些刺痒。

苏季听到他咳嗽，又把他抱得更紧了些，她不知道多少人会有这种经历：不得不看着最爱的人受苦，却不能替他分担。

她努力笑了笑，不让眼泪落下来：“远宁，我求你了，去医院吧，不要让我这么心疼。”

她的眼睛中还是含了泪光，所以看上去所有的东西都有些蒙眬，她看到他终于笑了笑，然后抬起手捧住了她的脸。

他的手早就不像从前那样，总是温热镇定的，而是透着冰冷，还带着些僵硬，他对她笑了笑：“小月，你要坚强。”

她吓了一跳，马上就想要反驳说她其实一点都不坚强，没有他在身边，就会像个软面团一样，完全垮掉。

也许是她的表情太慌乱，他立刻又笑了，这次还笑出了声音：“别急，我去医院，不过你不能离开这里……去和领事馆的士兵们待在一起，别独处。”

听到还是要和他分开，苏季就有些急了，却被他打断：“别再说感性的话了，忘了我跟你说过，要听我的话了吗？”

他的语气里有些不耐烦，气息也略加急促，苏季意识到他病中会更任性一点的毛病又显出来了，立刻乖乖地闭嘴不敢再开口。

看她不再反对，他脸色才略好了些，对她说：“出去叫领事馆的人打急救电话吧，我可能快失去意识了。”

他都这么说了，苏季怎么敢再反对，她连忙站起身，拉开门就走了出去，到走廊里呼唤别人快点打急救电话。

那个年轻的卫生兵是第一个跑过来的，看到经他手医治的病人情况更严重了，马上就急红了眼睛，连说不可能。

苏季不想跟他说太多废话，就说墨远宁是之前在海岛上时，误注射了抗凝剂，所以跟他没有什么关系。

即使如此，她还是细心地把刚才墨远宁注射用的药瓶和针头都留了下来包好，准备让救护车带回医院去检查，便于医院检查成分，用对应的稀释剂来尽快救治。

好在这个岛国的首府并不大，又因为游客众多，紧急救援的经验也算丰富，急救电话打过后不过十几分钟，救护车就开进了领事馆内。

墨远宁的胃部还在持续出血，他也吐出了几口，但更多的血液似乎积在了体内，他的脸色也越来越苍白，后来已经隐隐有些发青。

苏季一直抱着他，变换着姿势，试图让他更舒服一些。

墨远宁也一直闭目休息，靠在她怀里没有再说话，当听到救护车在窗外响起的声音，他却突然睁开眼睛对她说：“快出去，到隔壁房间，等所有人离开再出来。”

苏季知道他是怕进来的救护人员里有 Michelle 安排的杀手，可是她不能看着他被送上救护车，还是觉得很担心：“远宁……”

他却没心思理会她的情绪一般，皱了眉对她挥挥手：“快点。”

苏季只能快速而小心地把他的身体放在躺椅上，然后快步走出去，她打开门闪身出去，正准备关上门时，他又叫住了她，唇边含着点笑容，声音虽然低微，却很轻松一般：“小月，别担心，我会回来的。”

苏季刚才那一瞬间心都悬起来了，最怕他说什么“我爱你”之类的话，她也看过不少电影和电视剧的，知道那等于死亡预警。

想到这里，她暗暗啐了自己一口，什么死亡预警那么不吉利，她这是什么破脑子，正经时不顶用，净会胡思乱想。

她乱七八糟的情绪也写在了脸上，墨远宁看着她的目光中就带了些许揶揄，苏季是很想吐槽回去的，但她已经听到门厅处传来的说话声和脚步声了，就吐了下舌头，飞快拉上门。

走到隔壁的房间已经不可能了，但对面的房间正好虚掩着，苏季觉得自己很好地领会了墨远宁那个“藏起来”的精神，不用再拘泥于“隔壁房间”的形式，就闪身进去，然后飞快关上门。

她的运气从来都是不错的，这次也不例外，对面这个房间似乎是某个外事人员的办公室，但那个外事人员早被今天的各种骚动吸引到了外面，本人不知道在哪里。

救护人员应该是抬了担架车进来，她侧身藏在门后，听到走廊上传来闹哄哄的各种声音。

有间杂着当地语言的英语，也有明显带有中国口音的英语，双方沟通不知道顺畅不顺畅，但效率是很高的，墨远宁应该是快速被抬上了救护车。

苏季还听到有外事人员用中文喊：病人的妻子呢？去哪里了？

但这声询问很快就被淹没，墨远宁方才已经吐了不少血，情况看起来应该很严重，救护人员可能也不敢耽误，就迅速地将病人带离，领事馆的人也都跟了出去。

苏季一直屏声静气地站在门后，她记得墨远宁说过让她藏到所有人都走了为止，她也不敢有丝毫疏忽。

过了很久很久，她瞄到这间办公室墙壁上的挂钟，看到分针已经走了半圈，半个小时早就过去了，也没有敢动。

直到有个脚步声慢慢靠近，然后有人推开了房门，那个走进来的年轻外事官员，看到她才一愣：“咦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刚才他们都在找你。”

苏季松了口气，她知道她这才算真正逃脱……那些组织的杀手，毕竟是不能在领事馆里逗留太久，在找了她一阵儿，没有找到她之后就撤离了。

很久之后，苏季回忆起那天发生的事情，还是觉得，自己实在太过天真了一些。

不然她凭什么以为墨远宁不会骗她？又为什么会在那种时刻，真的离开他？

她一遍一遍地去回想那天发生的所有事情的细节，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假设：假如她没有离开他，后来又会怎样？

可一切已经发生了，就算她假设多少次，她没有离开，她一直和墨远宁在一起，也无法再改变任何事情。

墨远宁被送到医院后，她又在领事馆待了十几个小时。

发现她在自己办公室藏着的那个外事官员问她为什么躲起来，她就只能说，她和丈夫被黑帮分子追杀，丈夫害怕她跟去医院不安全，所以让她单独留在领事馆内。

那外事官员点头表示认可，可看她的目光，明显有些不赞同，大概他也觉得，即使被追杀，也不能让病情那么严重的丈夫单独去医院吧。

没有家属跟随，领事馆就只得派了一个人过去，苏季担心墨远宁的情况，每隔一两个小时就要打电话询问一次，对方也比较细心，每次都耐心地回答了她。

到了当地时间下午，苏季已经知道墨远宁被注射了相应的稀释剂，出血的情况好转不少，再加上已经输了血，所以算是初步恢复了。

她提出过要和墨远宁通话，但墨远宁刚被送入医院抢救的时候没有意识，后来虽然醒了，也没什么精神，所以就作罢了。

苏季安心了一些的同时，又隐隐担心 Michelle 不会善罢甘休，她从来没觉得自己这么无力过。

她深爱的人躺在医院里，她却只能躲起来不停祈祷。

然而下午时，留守在医院那边的外事人员却突然打了电话回来，那电话不是苏季接的，直接打给了领事馆内的总领事。

然后苏季就被请到了总领事的办公室，驻本地的总领事，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，看到苏季后，沉吟了下，客气地说：“苏小姐，您的事情已经有人跟我解释清楚状况了，但是方才医院那边，去了几个 CIA 的特工，表示您的丈夫墨先生，是他们名录上的通缉犯……我想是不是有哪里搞错了？”

苏季愣了一下，她已经知道了墨远宁原来的身份，却也没想到他会被 CIA 通缉的，她只用了一秒钟时间，就想到墨远宁现在那个滴水不漏的假身份证，毫不犹豫地就说：“不可能！我丈夫是合法的中国公民，他的亲人都在中国，怎么会是 CIA 的通缉犯！”

她说完，怕那个总领事不信，又补充说：“您觉得我有包庇嫌疑的话，请打电话给我丈夫的父亲陈朔先生，我丈夫随的是母姓，但陈先生是他的亲生父亲，他也可以证明我丈夫是清白的。”

墨远宁的“墨”来源是他在组织里的代号，苏季当然知道，但她为了让总领事相信她，什么假话也不介意编出来。

更何况她知道以陈朔的应变能力，还有他对墨远宁努力争取的态度，一定会替她圆上谎的。

陈朔是全国富豪榜上的人，就算总领事不是 H 市的人，对他也略有耳闻。

总领事沉吟了一下，苏季和墨远宁是有身份的人，不然他也不会从接到国内打来，嘱咐他对他们进行特别关照的电话了，苏季本人又说出了同样声名显赫的陈朔，也可以证明墨远宁的身份，他觉得就没必要再真的去打电话求证了。

他想了想，就抬头说：“我知道了，我会告诉对方，是他们搞错人了，如果他们坚持己见，那么就要按照外交惯例来，先给我们递交申请。”

苏季松了口气，点头对总领事说：“感谢您的信任和理解，请务必保证我丈夫的人身安全。”

从总领事的办公室回来，有个外事工作人员就示意苏季有电话，她以为是卓言那边的，就接了起来：“喂，表哥？”

那边却突然传出一阵笑声，接着一个她这两天间已经听得太熟悉的声音响起来：“怎么？我什么时候变成苏小姐的表哥了？”

苏季呼吸一滞，随口就说：“Merle，你们不要伤害远宁，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”

她心中的高压到达了极限，危机感就像冲破堤坝的洪水，她本能地想到他们这种人遭遇危机时的一般做法：“你们组织也许需要运营的对不对？我可以给你们钱，很多钱，苏家所有的钱都可以，数目也并不算少……只要你们放过远宁，他现在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！”

她一口气说出这么一大串来，Merle 听完后居然哈哈笑了起来：“女人，你还真有趣。”

他笑完后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我打电话，是告诉你，放弃前王牌吧，他不是你注定无法得到的男人。我们接到的命令，一直都是杀掉你，把前王牌完好地带回去……也许在资产上，你还可以试着和组织一较高下，但在其他方面，你最好还是不要去挑战 Michelle。”

他说完，又低笑了声：“我已经放过你两次了，一次是你们刚进领事馆的时候，一次是救护车进去的时候，算是我杀掉你朋友的补偿……不会再有第三次。”

Merle 说完最后一句，立刻就挂掉了电话。

苏季有些木然地放下手中的话筒，虽然刚刚才认识，相处的时间也不多，但 Merle 留给苏季的印象一直是深刻的。

也许是因为他行事太狠辣张扬，也许是因为他那张也算出众鲜明的面孔。

他年纪不算大，苏季今年二十五岁，他看起来最多也就二十二三岁。

但除了仍旧略显青涩的面容，他却比苏季看起来，要老练沧桑很多。

苏季想起来墨远宁，他的资料上显示，他只比自己大两岁，事实上也应该如此，他的那份资料在年龄上并没有造假。

当他们还很和睦的时候，她就觉得他太过成熟练达，倒不是说非常老于世故，而是他看待人和事，总给她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平和。

后来在他们离婚，她对他很不好的这半年里，他表现出来的容忍，也是一般这个年纪的人所没有的。

她之前以为可能和他成长经历坎坷有关，只不过那时候她没想到他的成长经历居然如此黑暗残酷。

她不知道亲手结束一个生命的感觉，也一辈子都不想去知道，他却在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，就已经亲身感受过了。

苏季想着，就觉得更加心疼他，他不在自己身边的时间也更加难熬。

好在当地时间晚上七点钟，苏季就接到消息说，卓言安排的私人飞机已经在当地机场降落，只要检修和燃料补充完毕，就可以再度起飞了。

医院那边，CIA 当然不肯放弃自己的判断，坚持要逮捕墨远宁。只不过中方态度强硬，所以他们还在纠缠繁琐的国际引渡条例中，中国与美国之间并没有刑事犯罪引渡协议，CIA 还试图努力通过当地警方批捕。

但中国的外事人员就在一旁，当地警方也左右为难，更何况嫌疑犯本身情况也特殊，正在重病中，医院也不同意直接将人带走，所以场面还是胶着的状态。

总领事晚饭后，又把苏季叫过去，简单解释了如今的状况，然后表示等他们登机出发时，从医院到机场的这段旅途，恐怕会有变数，让她做好心理准备。

当听说 CIA 的人竟然也到了的时候，苏季就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结束，可她也暗下了决心，无论对方折腾出什么事端，她都要和墨远宁一起回国。

也知道她这里情况不好，那架飞机经过快速补充燃料，没多久就反馈说很快就可以开始下次工作了，起飞时间定在当地时间晚上十一点钟。

苏季暗暗松了口气，领事馆的人也开始通知在医院守着的外事人员，要准备将病人转移到飞机上去。

不过是打一通电话的时间，那个负责联络的外事官员却去了很久，过了一阵儿才回来找到苏季，神情有点尴尬：“苏小姐，是这样的，为了让墨先生更好地休息，我们的工作人员一直都是在病房外面看守的，但刚才我打电话过去，他们进到病房里，却发现墨先生已经不见了……”

墨远宁被送去医院时候的状况所有人都看着，这才刚刚几个小时过去，就算已经恢复了一点，却还是必须要卧床休息。

他突然从病房里不见，再联系到之前的杀手，还有 CIA，任何人都会想到，他可能是被其他人绑架走的。

那个外事官员额头上也出了层汗，这对领事馆来说，还不算最坏的情况，最坏的那种他当然没敢当着病人家属的面说：进去后发现病人已经是一具尸体。

他的话说得很清楚，苏季却觉得自己花了好久才明白过来：“你说，我先生不见了？”

那个外事官员连忙点头：“是不见了，完全消失了。但时间不会超过两个小时，两个小时前，我们的工作人员还进病房看过墨先生。”

两个小时有多少事情也发生了……苏季知道自己不能苛责这些政府的外事人员，毕竟他们也已经尽到了义务，只是这件事里，有太多普通人力所不能及的情况。

她心急如焚，还想再问问具体情况，甚至恨不得自己飞到医院去，这间休息室里的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。

墨远宁被送往医院后，她又被转移到二楼的一间会客室里，之前的好多电话，都是通过隔壁房间那个领事馆对外公布的电话来传达的，甚至 Merle 的那通电话也不例外。